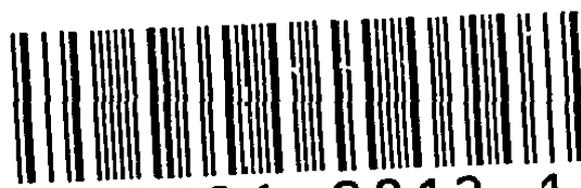


# 中山雜記

鄭振鐸著



# 中山雜記



3 0581 0812 1

本書獻給

鄭心南先生和夫人

# 目 次

前記	1
避暑會	11
三死	19
月夜之話	28
山中的曆日	40
塔山公園	53
蟬與紡織娘	63
苦鴉子	72
不速之客	80
山市	90

848  
972  
2  
記 前

## 前記

——山中通信——

親愛的諸友：

二十四日很早的起來，幾乎近二三年來沒有起得那末早過，匆的趕到車站，恰好高先生和唐先生也到了。這一次真不能不走。一則因為有好同伴，一路上可以談談，二則在上海實在不能做事，幾乎

— 1 —

A 212109

有兩個禮拜沒有做事了，再不到清靜些的地方，專心做些事，真要不了。因此便決心立刻走。

也許是靠了一班英美的貴族（在中國他們真的是貴族）的力量吧，由上海到莫干山，一路上真是方便。鐵路局特別為遊山者設了種種的便利的運輸方法，到了艮山門（杭州的近郊）早有一列小火車在等着我們到拱宸橋了，到了拱宸橋，又早有一艘汽船在等着我們到莫干山前的三橋埠了。到了三橋埠，又早有許多轎夫挑夫在等着我們了。上了轎，行李無論多少，都不用自己費心，花了挑力，他們自然會把這些東西送上來，一件也不會少。比我們蘇州揚州的旅行，還要利便的多。一點麻煩也沒有，車轎夫包圍之禍也沒有。如果旅

行是如此的利便，我們真要不以旅行爲苦而以爲樂了；如果天目、雁蕩、峨嵋、泰山諸名勝，也有那末樣的利便，我想中國一定可以有不少人會誘起旅行的興趣的，可惜這些地方沒有什麼英美貴族在着！

話說到此，我們却不能光羨慕他們洋貴族的有福氣，光嫉忌他們的有勢力，這些福氣，這些勢力，都是他們自己要求得來，創造出來的。我們自己不去要求，不去創造，幸福與勢力，自然不會從天而降了。原來他們到了一個地方，看不慣的事，就要設法改革，一受了什麼委屈，就是大聲控訴，（不管這些控訴是否有效）與個人，與公共有妨礙或不便利的地方，便要寫信或親自去鬧，去質問；人人如此的注意到，如此的關心到，個人與公共的幸福與勢力，當事者自然的會一天

天的曉得改良，以適應大家的需要，以免得大家的責備了，自然的會注意到個人與公共的安全與幸福了。試問，我們有沒有如此的注意到，關心到自己的與公共的幸福呢？請想一想，我們自己愧也不愧！

在『山中通信』這麼清雅的題目之下，却一開頭便寫上這麼一段的大議論，也許要引起一般雅士的厭棄，好在我的通信本也不預備給那些雅士看的。

沿路的景物真不壞，江南的春夏原是一副天上樂園的景色。一路上沒有一塊荒土，都是綠的稻，綠的樹，綠的桑林。偶然見些池塘，也都有粗大的荷葉與細小的菱葉浮泛在水面。在汽船上，沿河都是桑林與蘆葦。有幾個地方，水的中央突出了一塊桑田，四周都是碧油油

的水，水面上浮着不少的綠萍，一二小舟，在那裏徐徐的往來，彷彿是拾菱角的吧。我們的船一經過，大浪便衝上這些岸邊，至少有千百的浮萍是被水帶上岸灘而枯死的。轎子走了一段平路，便上山了。他們抬得真吃力，前面的一個，汗珠如黃豆大，滴在山石上，我初次還錯認爲下雨，後面的兩個，急促的喘聲，卻自然而然的會使人起了一種不安之心。走到太高峭之處，有時我們也下轎來步行，以減輕他們的勞苦，這自然使他們很高興。轎夫大都是溫州人，他們說的不三不四的官話，一聽就知道是我的半同鄉。五時上轎，到了八時才到滴翠軒。因爲夜色朦朧，山徑兩旁的風光却不曾領略得到。晚霞留在山峯，雲色至爲絢爛；將圓的明月，同時在我們的後面升起；到了林徑時，月光照

在竹林，照在轎上，地面朦朧的有些影子搖動着。鼻管裏嗅着一種特有的山野的香氣，這些香氣大約由無數的竹林，松林和野草山花的香花所混合成功的，所以我們辨不出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香氣，却使我們自然而然的生了一種由城市到山野的所特有的欣悅之情。這些情緒爲什麼會發生的呢？我以為這也許是蠻性的遺留，因爲我們的祖先是千萬年的久在山洞水涯的，所以時時有一種力，會引我們由城市到鄉野，使我們每到山野便欣悅起來。但肇黃說，這也許是人類的好奇心，或厭故喜新的心理之表現。

閒話不談，且說我們到了山中，見了燈光很亮的地方，同時又聽見電機的扎扎，與瀑布的潺潺，便與高唐二位分路了，他們是到那燈

光很明亮的鐵路飯店的；我又走了一程，才到滴翠軒，全個房子烏黑的，看不見一點光，這真出乎意料之外。遇見了管事的孫先生和住在這裏的鄭心南先生。幾乎面目都辨不清楚，好久，才點上一枝紅燭。心南說，大家早已去睡了，天一亮就起來，燈是不大點的。這真是『山中  
有古風』呀！

這裏的轎夫和挑夫很和善，並不像上海和揚州蘇州那末樣的  
面目可怕，給他們些賞錢，便道了謝，再也不多要，也許是我們已給得  
滿意了。然而數目實在是不多。

坐轎除了不安之心在作祟外，別的都，不壞，省足力自然是第一，  
其次，在慢慢的一步一步的上石級時，轎子却有韻律似的諧和的波

動着，那種的舒適真不是坐汽車，馬車，人力車乃至一切的車所能想像得到的。不過我對於坐轎是一個『鄉老』，因為向不願意坐，凡上山總是依賴自己的足力，這一次要不是被派定要坐的，也決不會自動的想坐的，所以說的話，在久於坐山轎的人看來，也許要有些『村氣』。

自從上午十一時後，我們還沒有吃一頓舒服的東西，肚裏很餓。滴翠軒却什麼食物也沒有了，只得由旁路到鐵路飯店找高唐二位，心南也同去，恰好他們在吃飯，便同吃了。那裏真是一所 Modernized 的旅館，什麼都有，電燈，風扇以及一切的設備，使我們不曉得自己是山中，如果前面沒有山，耳中沒有聽見潺潺的水聲。可惜位置太低

了，沒有風，遠不如滴翠軒之涼爽。

與他們回到滴翠軒，說是步月，那月光却闇淡已極，白雲一堆堆的擁擠在天上。談了一回，我去洗了一個澡，並沒有什麼設備，不過是冷熱水同倒在一個大鉛桶中而已，洗完了澡，他們已經去了，說是明日也搬到這裏來住，因為涼爽。晚，先在心南房裏同睡。蚊子頗不少。以後的話，下次的信再說；爲了夜，什麼東西也看不清，什麼地方也未去，山上的風物和形勢，毫不知道，只好止於此了。

再者，還有一件事未說我們的汽船到了武康縣左近時，見到無數的裸體小孩在水中立着，泗着，住屋多半用木柱建在水上，頗像秦淮河兩旁，水之不潔亦略相似。最可怪者，乃是有許多家的屋下，木柱

之旁，建了不少的廁所其形式頗似寺觀中之所有者；一船的洋貴族，連我們，都很注意這種未之前見的奇景。我們真會廢地利用呀！

七十二早。

## 避暑會

到處都張掛着避暑會的通告，在莫干山的嶺下及嶺脊。我們不曉得避暑會是什麼樣的組織，並且不知道以何因緣，他們的通告所占的地位和語氣，似乎都比當地警察局的告示顯得冠冕而且有威權些。他們有一張中文的通告說：

今年本山各工匠擅自加價，每天工資較去年增加了一角。本避暑會董事議決，諸工

匠此種行動，殊爲不合。本年姑且依照他們所增，定爲水木各匠每天發給工資五角。待明年本會大會時再決定辦法。此佈。

莫干山避暑會（原文大意）

增加工資的風潮，居然由上海蔓延到鄉僻的山中來了，我想避暑會的力量倒不少，倒可以有權力操縱着全山的政治大權。大約這一個會一定是全山的避暑者與警察當局共同組織的，或至少是得到當地政治當局的同意而組織的。後來，遇到了幾位在山上有地產，而且年年來避暑的人，如鮑君丁君，我問他們：

『避暑會近來有什麼新的設備？』

『我不知道。』

『我們是向來不預聞的。』

這使我更加疑詫了。到底這個『莫干山避暑會』是由誰組織的呢？

『你能把這會的內容告訴我麼？我很願意知道這會裏面的事。』

有一天，我遇見了一位孫君這樣的問他。

『我也不大清楚，都是外國人在那裏主辦的。』

『沒有一個中國人在內麼？』

『沒有。』

『爲什麼不加入？』

『我也不曉得，不過聽說中國人的避暑者也正想另外組織一

個會呢。」

『年年來避暑的，如丁君鮑君他們都連來了二十多年了，怎樣沒有想到這事？』

『他們正想聯絡全山的中國避暑者。』

『進行得如何了？什麼時候可以成立？』

孫君沈默了一會，似乎怪我多問。

『我也不大仔細知道他們的事。』

幾天又過了，我漸漸明白了這避暑會的事業；他們設了一個游泳池，一個很大的網球場，建築都很好，管理得都很有秩序。還有一個大會堂，爲公共的會議廳，爲公共的禮拜堂，會堂之旁，另闢了一個圖

書館還有一個幼稚園。每一個星期，大約是在星期五總有一次音樂合奏會在那裏舉行。一切事業都舉辦得很整齊的。

一天，一位美國人上樓來找我們了，他自己介紹說是避暑會派來的，因為去年募款建造大會堂，還欠下一萬多塊錢的債，要每年向上山避暑的人捐助一點，以便還清。

『你沒有到過大會堂麼？那邊有圖書館，可以去看書借書，還有音樂會，每星期一次，歡迎你們大家都去聽。還有幼稚園，兒童們可以去上課。』

我便乘機略問了避暑會的情形。最後，他說他是滬江大學的教員。見我桌上放了許多書，佈了原稿紙在工作，便笑着說：『我每天上

午也都作工，預備下半年的教材。』

我們寫了幾塊錢的款，他道了謝，便走了。

原來，這個山，自開闢爲避暑區域以來，不到四十年，最初來的是  
一個英國人施牧師，他買了二百多畝地，除留下十分之二三爲公地，  
作球場禮拜堂之用外，其餘的都由教友分買了。到了後來，來的人一  
天一天的多，避暑區域也一天一天的擴大，施牧師雖然死了，而他的  
工作卻有人繼續着做去。

他們的人却不多，而且很複雜。據說，全山總計起來，中國避暑者  
却比他們多得很多。他們的國籍，有美法英德，他們的職業，有教員，有  
牧師，有商人，有上海工部局裏的巡捕頭。聚這些不同職業，不同國籍

而且平素不在一處（有的從杭州來有的從上海有的從蘇州等處  
來）的人，立刻把這些公共的事業整整有條的舉辦了起來。任諸君  
是個怎樣的恨他們，怎樣的高喊着打倒外來的侵略者，我們却不由  
得不嘆服他們的合羣力與辦事的有條理！我們憤怒他們之侵略，厭  
惡他們之橫行與這種不問主人的越俎代謀的舉動，然而我們自己  
則如何！

要眼不見他們的越俎代謀，除非是我們自己出來用力的幹去，  
有條理的幹去！

我們一向是太懶惰了，現在是非做事不可了！能做的便是好人，  
能一同向前走去，爲公共而盡力的便是好人，能不因私意而阻擋別

人之工作者便是好人！

這個憤談却禁不住的要發。

本來要寫山中通信第二封，第三封……的，因為工作太忙了，且趕着要把牠做完，所以沒有工夫再寫下去。現在把回憶中所有的東西，陸續的寫出，作為如上的山中雜記，雖然並不是真的在山中記的，却因為都是山中的事，便也如此題着了。

八月三十夜追記

## 三 死

日間，工作得很疲倦，天色一黑便去睡了。也不曉得是多少時候了，彷彿在夢中似的，房門外遊廊上，忽有許多人的說話聲音：

『火真大，在對面的山上呢。』

『聽說是一個老頭子，八十多歲了，住在那裏。』

『看呀，許多人都跑去了，滿山都是燈籠的光。』

如秋夜的淅瀝的雨點似的，這些話一句句落在耳中。『疲倦』緊的把雙眼握住，好久好久才能張得開來，忽忽的穿了衣服，開了房門出去。滿眼的火光！在對面，在很遠的地方，然全山都已照得如同白晝。

『好大的火光！』我驚詫的說。

心南先生的全家都聚在遊廊上看，還有幾個女傭人，談話最勇健，他們的消息也最靈通。

『已經熄下去了，剛才才大呢；我在後房睡，連對面牆上都滿映着火光，我還當作是很近，吃了一個大驚。』老伯母這樣的說。『聽說是一間草屋，有一個八十多歲的老頭子住在那裏，不曉得怎麼樣了？』

她輕柔的嘆了一口氣。

江媽說道：『聽說已經死了，真可憐，他已經走不動了，天天有人送飯給他吃，不知今晚爲什麼會着火？』

『聽說是油燈倒翻了。』劉媽插嘴說。

丁丁的清脆的伐竹的聲音由對山傳出，火光中，人影幢幢的往來。漸漸的有人執着燈籠散回去了。

『火快熄了，警察在斫竹，怕牠延燒呢。』

『一個燈籠，兩個燈籠，三個燈籠，都走到山下去了，那邊還有幾個在走着呢。』依真指點的嚷着說。在山中，夜行者非有燈籠不可；我們看不見人，只看見燈光移動，便知道是一個人，在走着了。

『到底那老人家死了沒有呢，你們去問問着。』老伯母不能安心的說道。

『聽說已死了。』幾個女傭搶着說。

丁丁的伐竹聲漸漸的稀疏了，燈籠的光也不大見了，火光更微弱了下去。

『去睡吧，』這個聲音如號令似的，使大家都進了自己的房門。我又閉了眼竭力想續前面的甜甜的睡眠。

幾個女傭還在廊前健談不已，他門很大的語聲，如音樂似的，把我催眠着。其初，還很清晰的聽見她們的話語，後來，朦朧了，朦朧了如蚊蠅之喧聲似的；再後，我便睡着了。

第二天，許多人的唯一談話資料，便是那個不幸的老翁。

『那老人家是爲王家看山的。到山已經有五六十年了，他來時，莫干山還沒有外國人呢。』

『他是福建人。二十多歲時，不知道爲了什麼事，由家鄉出來，就住在山上了。一直有六十年沒有離開過這裏。他可算是這山上最老的人了。』

『聽說，他近五六年來，走路不大靈便，都由一個姓楊(?)的家裏，送東西給他吃。』

約略的，由幾個女傭的口中，知道了這位老翁的生平。下午，樓下的僕人說，老翁昨夜並沒有燒死。他見火着了，便跑了出來，後來，因爲

棉被衣物還沒有取出，便又進去了兩次去取這些東西，便被火灼傷了，直到了今早才死去。

『聽說，楊家的太太出了五十塊錢，還有別的人也湊齊了一筆款子，爲他辦理後事。』

『聽說，屍身還在那裏，沒有殮呢。』

『不，下午已經抬下山去了。』

隔了兩天，對山火場上樹了一個桿子，上面有燈，到了晚上，鑼鈸木魚之聲很響的敲着，全山都可聽見，是爲這位老翁做佛事了。

這就是這位六十年來的山中最老的居民的結果。

半個月過去了，老翁的事大家已經淡忘了。有一天早上，却有幾個人運了許多行李到樓下來，女傭們又紛紛的傳說，說昨夜又死了兩個人。一個是住在山頂某號屋中，只有十七八歲，犯了肺病死的。到山來療養，還不到兩個月。一個是住在下面鐵路飯店的，剛來不久，前夜還好好吃着飯，不料昨天便死了。那些行李，是後一個死者的親屬的，他們由上海趕來看他。

不到一刻，死耗便傳遍全山了。山上不易得新聞。這些題材乃為衆口所喧傳，足為好幾天的談話資料。尤其後一個死者，使我們起了個擾動。

『也許是虎列拉，由上海帶來的，死得這樣快。他的家屬，去看了

他後，再住到這裏，不怕危險麼？』我們這幾個人如此的提心吊胆着，再三再四的去質問樓下的孫君。他担保說，決沒有危險，且決不是虎列拉病死的。我們還不大放心。下午，死者的家屬都來了，他們都穿着白鞋。據說，一個是死者的母親，一個是死者的妻，兩個是死者的妾，還加幾個小孩，是死者的子女，其餘的便是他的喪事經理者。他是犯肺病死了的，在山上已經兩個多月了，他的錢不少，據說，是在一個什麼銀行辦事的人。

死者的妻和母，不時的哭着，却不敢大聲的哭，因為在旅舍中。據女傭們說，曾有幾次，死者的母親，實在忍不住了，只好跑到山旁的石級上，坐在那裏大哭。

第三天，這些人又動身回家了。絕早的，便聽見樓下有淒幽的哭泣，只是不敢縱聲大哭。太陽在滿山照着，許多人都到後面的廊上，倚在紅欄杆，看他們上轎。女傭們輕輕的指點說，這是他的大妻，這是他的母親，這是他的第一妾，第二妾。他們上了山，一轉折便爲山岩所蔽，不見了。大家也都各去做事。

第二天還說着他們的事。

隔了幾天，大家又渾忘了他們。

十五，九，六，追記



己的搖椅移到東廊上坐着。

初升的月，如水銀似的白，把她的光籠罩在一切的東西上；桂影與人影，粗黑的向西邊的地上倒映着。山呀，田地呀，樹林呀，對面的許多所的屋呀，都朦朦朧朧的不大看得清楚，正如我們初從倦眠中醒了來，睜開了眼去看四周的東西，還如在渺茫夢境中似的；又如把這些東西都幕上了一層輕巧細密的冰紗，牠們在紗外望着，只能隱約的看見他們的輪廓；又如春雨連朝，天色昏暗，極細極細的雨絲，隨風飄拂着，我們立在紅樓上，由這些濛雨織成的簾中向外望着。那末樣的靜美，那末樣柔秀的融和的情調，真非身臨其境的人不能說得出的。

『那末好的月呀！』擘黃先生讚賞似的嘆美着。

同浴於這個明明的月光中的，還有夢旦先生和心南先生。靜悄悄的，各人都隨意的躺在他的搖椅上，各自在默想他的崇高的思緒。也不知道有多少秒，多少分，多少刻的時間是過去了，紅欄杆外是月光，蟬聲與溪聲，紅欄杆內是月光照浴着的幾個靜思的人。

『月光光，

照河塘，

騎竹馬，

過橫塘。

橫塘水深不得過，

娘子牽船來接郎。

問郎長，問郎短，

問郎此去何時返。」

心南先生的女公子依真跳躍着的由西邊跑了過來，嘴裏這樣的唱着。那清脆的歌聲漫溢於朦朧的空中，如一塘靜水中起了一個水漚似的，立刻一圈一圈的擴大到全個塘面。

『這是各處都有的兒歌，辜鴻銘曾選入他的幼學絃歌中。』夢旦先生說。他真是一個健談的人，又懇摯，又多見聞，凡是聽過他的話的人，總不肯半途走了開去。

『福州還有一首大家都知道的歌，也是以月為背景的，真是不壞。』夢旦先生接着說；於是他便背誦出了這一首歌。

原文

「共哥相約月出來，  
怎樣月出哥未來？  
沒是奴家月出早？  
沒是哥家月出遲？  
不論月出早與遲，  
恐怕我哥未肯來。  
當日我哥未娶嫂，  
三十無月哥也來。」

譯文

「與他相約月出來，  
怎麼月出了他還未來？」

莫不是我家月出得早？

莫不是他家月出得遲？

不論月出早與遲，

只怕他是不肯來了罷！

當日他沒有娶妻時，

沒有月的三十夜也還來呢。」

這首歌的又真摯又曲折的情緒，立刻把大家捉住了。像那末好的情歌，真不多見。

『我真想把牠鈔錄了下來呢！』我說。於是夢旦先生又逐句的背念了一遍，我便錄了下來。

『大約是又成了山中通信的資料吧，』壁黃先生笑着說道，他

今天剛看見我寫着山中通信。

『也許是的，但這樣的好詞，不寫了下來，未免太可惜了』

『我也有一個，索性你再寫了吧。』擘黃說。

我端正了筆等着他。

『七月七夕雀填橋，

牛郎織女渡天河。

人人都說神仙好，

一年一度算什麼』

『最後一句真好，凡是詠七夕的詩，恐怕不見得有那樣透澈的口氣吧。可見民歌好的不少，只在自己去搜集而已。』擘黃說。

大家的話匣子一開，沈靜的氣分立刻打破了，每個人都高高興

興的談着唱着，渾忘了皎潔月光與其他一切。月已升得很高，倒向西邊的柱影，已漸漸的短了。

夢旦先生道：『還有一首歌，你們聽人說過沒有？』

『采蘋你去問秋英，』

『怎麼姑爺跌滿身？』

『他說相公家裏回，  
也無火把也無燈。』

『既無火把也要燈！』

他說相公家裏回，

怎麼姑爺跌滿身？

采蘋你去問秋英！』

『是的，聽見過的，』孽黃說，『但其層次與說話之語氣頗不易分得出明白。』

『大約是小姐見姑爺夜間回來，跌了一身的泥，不由得起了疑心，便叫丫頭采蘋去問跟班秋英。采蘋回到小姐那裏，轉述秋英的話，相公之所以跌得一身泥者，因由家裏回來，夜色黑漆漆的，又無火把，又無燈籠也。第二首完全是小姐的話，她的疑心還未釋，相公既由家回，如無火把也要有燈，怎麼會跌得一身泥？於是再叫采蘋去問秋英。雖然是如連環詩似的二首，前後的意思却很不同。每個人的口氣也都逼真的像。』夢旦先生說。

經了這樣一解釋，這首詩，真的也成了一首名作了。

『真鳥仔，

啄瓦簷

奴哥無『母』這數年。

看見街上人討『母』

奴哥目淚掛目簷。

有的有，沒的沒，

有人老婆連小婆

只願天下作大水，

流來流去齊齊沒。』

這一首也是這一夜采得的好詩，但恐非『非福州人』所能了解。所謂『真鳥仔』者，卽小麻雀也。『母』者，卽女子也，卽所謂公母之『母』是也。『奴哥』者，擘黃以爲是他人稱他的，我則以爲是自稱的口

氣。茲譯之如下

『小小的麻雀兒，

在瓦簷前啄着，啄着，

我是這許多年還沒有妻呀！

看見街上人家鬧洋洋的娶親，

我不由得雙淚掛眼邊。

有的有，沒有的沒有，

有的人，有了妻，却還要小老婆。

但願天下起了大水，

流來流去，使大家一齊都沒有。』

這個譯文，意思未見得錯，音調的美却完全沒有了。所以要保存

民歌的絕對的美，似非用方言寫出來不可。

這一夜，是在山上說得最舒暢的一夜，直到了大家都微微的呵欠着，方才散了，各進房門去睡。第二夜，月光也不壞。我却忙着寫稿子；再一夜，天色却不佳，夢旦先生和擘黃又忙着收拾行囊，預備第二天一早下山。像這樣舒暢的夜談，却終於只有這一夜，這一夜呀！

十五，九，十四

## 山中的曆日

『山中無曆日』這是一句古話，然而我在山中却把曆日記得很清楚。我向來不記日記，但在山上却有一本日記，每日都有二三行的東西寫在上面。自七月二十三日，第一日在山上醒來時起，直到最後的一日早晨，即八月二十一日，下山時止，無一日不記。恰恰的在山上三十日，不多也不少，預定的要做的工作，在這三十日之內，也差

不多都已做完。

當我離開上海時，一個朋友問我：『什麼時候可以回來？』

『一個月，』我答道。真的，不多也不少，恰是一個月。有一天，一個朋友寫信來問我道：『你一天的生活如何呢？我們只見你一天一卷的原稿寄到上海來，沒有一個人不驚訝而且佩服的。上海是那樣的熱呀，我們一行字也不能寫呢。』

我正要把我的山上生活告訴他們呢。

在我的二十幾年的生活中，沒有像如今的守着有規則的生活，也沒有像如今的那末努力的工作着的。

第一晚，當我到了山時，已經不早了，滴翠軒一點燈火也沒有。我

向心南先生道：『怎麼黑漆漆的不點燈？』

『在山上，我們已成了習慣，天色一亮就起來，天色一黑就去睡，我起初也不慣，現在却慣了。到了那時，自然而然的會起來，自然而然的會去睡。今夜，因為同家母談話，睡得遲些，不然，這時早已入夢了。家中人，除了我們二人外，他們都早已熟睡了。』心南先生說。

我有些驚詫，却不大相信。更不相信在上海起遲眠遲的我，會服從了這個山中的習慣。

然而到了第二天絕早，心南先生却照常的起身。我這一夜是和他暫時一房同睡的，也不由得不來，不由得的不跟了他一同起身。『還早呢，還只有六點鐘，』我看了錶說。

『已經太晚了。』他說。果然，廊前太陽光已經照得滿牆滿地了。

這是第一次，我倚了綠色的欄杆——後來改漆爲紅色的，卻更有些詩意了——去看山景。沒有奇石，也沒有懸岩，全山都是碧綠色的竹林和紅瓦黑瓦的洋房子。山形是太平衍了。然而向東望去，却可看見山下的原野。一座一座的小山，都在我們的足下，一畦一畦的綠田，也都在我們的足下。幾縷的炊烟，由田間升起，在空中裊裊的飄着，我們知道那裏是有幾家農戶了，雖然看不見他們。空中是停着幾片的浮雲。太陽照在上面，那雲影倒映在山峯間，明顯的可以看見。

『也還不壞呢，這山的景色，』我說。

『在起了雲時，漫山的都是雲，有的在樓前，有的在足下，有時渾不見對面的東西，有時，諸山只露出峯尖，如在海中的孤島，這簡直可稱爲雲海，那才有趣呢。我到了山時，只見了兩次這樣的奇景。』心南先生說。

這一天真是忙碌，下山到了鐵路飯店，去接夢旦先生他們上山來。下午，又東跑跑，西跑跑。太陽把山徑晒得滾熱的，他又張了大眼向下望着，頭上是好像一把火的傘。只好在鄰近竹徑中走走就回來了。在山上，雨是不預約就要落下來的，看他天氣還好好的，一瞬眼間，却已烏雲蔽了樓簷，沙沙的一陣大雨來了。不久，眼望着這塊大烏雲向東駛去，東邊的山與田野却現出陰鬱的樣子，這裏却又是太陽

光滿滿的照着了。

『傘在山上倒是必要的；晴天可以擋太陽，下雨的時候可以擋雨，』我說。

這一陣雨過去後，天氣是涼爽得多了，我便又獨自由竹林間的一條小山徑，尋路到瀑布去。山徑還不濕滑，因為一則沿路都是枯落的竹葉躺着，二則泥土太乾，雨又下得不久。山徑不算不峻峭，却異常的好走。足踏在乾竹葉上，柔柔的如履鋪了綿花的地板，手攀着密集的竹幹，一幹一幹的遞扶着，如扶着欄杆，任怎麼峻峭的路，都不會有傾跌的危險。

莫干山有兩個瀑布，一個是在這邊山下，一個是碧塢。碧塢太遠

了，聽說路也很險。走過去，要經過一條只有一尺多闊的棧道，一面是絕壁，一面是十餘丈深的山溪，轎子是不能走過的，只好把轎子中途棄了，兩個轎夫牽着遊客的雙手，一前一後的把他送過去。去年，有幾個朋友到那裏去遊，却只有幾個最勇敢的這樣的走了過去，還有幾個却終於與轎子一同停留在棧道的這邊，不敢過去了。這邊的山下瀑布，路途却較爲好走，又沒有碧塢那末遠，所以我便渴於要先去看——雖然他們都要休息一下，不大高興走。

瀑布的氣勢是那末樣的偉大，瀑布的景色是那末樣的壯美；那末多的清泉，由高山石上，傾倒而下，水聲如雷似的，水珠濺得遠遠的，只要閉眼一想像，便知牠是如何的可迷人呀！我少時曾和數十個同

學們一同旅行到南雁蕩山。那邊的瀑布真不少，也真不小。老遠的老遠的，便看見一道道的白練布由山頂掛了下來。却總是沒有走到。經過了柔濕的田道，經過了繁盛的村莊，爬上了幾層的山，方才到了小龍湫。那時是初春，還穿着棉衣。長途的跋涉，使我們都氣喘汗流。但到了瀑布之下，立在一塊遠隔丈餘的石上時，細細的水珠却濺得你滿臉滿身都是，陰涼的，陰涼的，立刻使你一點的熱感都沒有了；雖穿了棉衣，還覺得冷呢。面前是萬斛的清泉，不休的只向下傾注，那景色是無比的美好，那清而弘大的水聲，也是無比的美好。這使我到如今還記念着，這使我格外的喜愛瀑布與有瀑布的山。十餘年來，總在北京與上海兩處徘徊着，不僅沒有見什麼大瀑布，便連山的影子也不大

看得見。這一次之到莫干山，小半的原因，因為那山上有瀑布。

山徑不大好走，時而石級，時而泥徑，有時，且要在荒草中去尋路。虧得一路上溪聲潺潺的。沿了這溪走，我想總不會得走錯的。後來，終於是走到了。但那水聲並不大，立近了，那水珠也不會飛濺到臉身上來。高雖有二丈多高，闊却只有兩個人身的闊。那末樣萎靡的瀑布，真使我有些失望。然而這總算是瀑布，萬山靜悄悄的，連鳥聲也沒有，只有幾張照相的包紙，落在地上，表示曾有人來過。在這瀑布下流連了一會，脫了衣服，洗了一個身，濯了一會足，便仍舊穿好衣，與她告別了。却並不怎麼樣的惜別。

剛從林徑中上來，便看見他們正在門口，打算到外面走走。

『你去不去？』肇黃問我。

『到那裏去？』我問道。

『隨便走走？』

我還有餘力，便跟了他們同去。經過了游泳池，個個人喧笑的在那裏泗水，大都是碧眼黃髮的人，他們是最會享用這種公共場所的。池旁，列了許多座位，預備給看的人坐，看的人真也不少。沿着這條山徑，到了新會堂，圖書館和幼稚園都在那裏。一大羣的人正從那裏散出，也大都是碧眼黃髮的人。沿着山邊的一條路走去，便是球場了。球場的規模並不小，難得在山邊會闢出這末大的一個地方。場邊有許多石級凸出，預備給人坐，那邊貼了不少布告，有一張說，『如果山岩

崩壞了，發生了什麼意外之事。避暑會是不負責的。『我們看那山邊，圍了不少層的圍牆。很堅固，很堅固，那裏會有什麼崩壞的事。然而他們却要預防着。在快活的打着球的，也都是碧眼黃髮的人。』

夢旦先生他們坐在亭上看打球，我們却上了山脊。在這山脊上緩緩的走着，太陽已將西沈，把那無力的金光親切的撫摩我們的臉。並不大的涼風，吹拂在我們的身上，有種說不出的舒適之感。我們在那裏，望見了塔山。

心南先生說：『那是塔山有一個亭子的，算是莫干山最高的山了。』望過去很遠，很遠。

晚上，風很大。半夜醒來，只聽見廊外虎虎的嘯號着，彷彿整座樓

房連基底都要爲她所搖撼。

山中的風常是這樣的。

這是在山中的第一天。第二天也沒有做事。到了第三天，却清早的起來，六點鐘時，便動手作工。八時吃早餐，看報，看來信，郵差正在那時來。九時再做，直到了十二時。下午，又開始寫東西，直到了四時。那時，却要出門到山上走走。却只在近處，並不到遠處去。天未黑便吃了飯。隨意閑談着。到了八時，却各自進了房。有時還看着書，有時却即去睡了。一個月來，幾乎天天是如此。

下午四時後，如不出去遊山，便是最好的看書時間了。

山中的曆日便是如此，我從來沒有過着這樣的有規則的生活

中山雜記

過！

十五，九，二十追記

## 塔山公園

### 塔山公園

由滴翠軒到了對面網球場，立在上頭的山脊上，才可以看到塔山；遠遠的，遠遠的，見到一個亭子立在一個最高峯上，那就是所謂塔山公園了。到山的第三天的清早，我問大家道：『到塔山去好嗎？』朝陽柔黃的滿山照着，鳥聲細碎的啁啾着，正是溫涼適宜的時候，正是游山最好的時候。

大家都高興去走走，但夢旦先生說，不一定要走到塔山，恐怕太遠，也許要走不動。

緩緩的山林徑中上了山，彷彿只有幾步可以到頂上了，走到那處，上面却還有不少路，再走了一段，以為這次是到了，却還有不少路。如此的『希望』在前引導着，我們終於到山脊。然後，緩緩的，沿山脊而走去。這山脊是全個避暑區域中最好的地方。兩旁都是建造得式樣不同的石屋或木屋，中間一條平坦的石路，隨了山勢而高起或低下。空地不少，却不像山下的一樣，粗粗的種了幾百株竹，他們却是以綠綠的細草鋪蓋在地上，這裏那裏的置了幾塊大石當做椅子，還有不少挺秀的美花奇草，雜植於平鋪的綠草氈上。我們在那裏，見到了優

越的人爲淘汰的結果。

一家一家的樓房構造不同，一家一家的園花庭草，亦布置得不同。在這山脊上走着，簡直是參觀了不少的名園。時時的，可於屋角的空隙見到遠遠的山巒，見到遠遠的白雲與綠野。

走到這山脊的終點，又要爬高了，但夢旦先生有些疲倦了，便坐在一塊界石上休息，沒有再向前走的意思。

大家圍着這個中途的界石而立着，有的坐在石階上。靜悄悄的還沒有一個別的人，只有早起的鄉民，滿頭是汗的挑了趕早市的東西經過這裏，送牛奶麵包的人也有幾個經過。

大家極高興的在那裏談天說地，渾忘了到塔山去的目的。太陽

漸漸的高了，熱了，心南看了手表道：

『已經九點多了。快回去吃早餐吧。』

大家都立了起來，拍拍背後的衣服。拍去坐在石上所沾着的塵土，而上了歸途。

下午，我的工作完了，便向大家道：『現在到塔山去不去呢？』

『好的，』擘黃道，『只怕高先生不能走遠道。』

高先生道：『我不去，你們去好了。我要在房裏微睡一下。』

于是我和心南擘黃同去了。

到塔山去的路是很平坦的。由山後的一條很寬的泥路走去，後面的一帶風景全可看到。山石時時有人在丁丁的伐採，可見近來建

## 塔山公園

造別墅的人一天天的多了，連山後也有了幾家住戶。

塔山公園的區域，並不很廣大，都是童山，雜植着極小極小的竹樹，只有膝蓋的一半高。還有不少雜草，大樹木却一株也沒有。將到亭時，山勢很高峭，兩面石碑，立在大門的左右，是敝這個公園的緣起，碑字已爲風雨所侵而模糊不清，後面所署的年月，却是宣統二年（？）。據說，近幾年來，亭已全圮，最近才有一個什麼督辦，來山避暑，提倡重修。現在正在動工。到了亭上，果有不少工匠在那裏工作，木料灰石，堆置得凌亂不堪。亭是很小的，四周的空地也不大，却放了四組的水門汀建造的椅桌，每組二椅一桌，以備遊人野餐之用。亭的中央，突然的隆起了一塊水門汀建的高丘，活像西湖西冷橋畔重建的小青墓也。

許這也是當桌子用的，因為四周也是水門汀建的亭欄，可以給人坐。再沒有比這個亭更粗陋而不諧和的建築物了，一點式樣也沒有，不知是什麼東西，亭不像亭，塔不像塔，中不是中，西不是西，又不是中西的合璧，單直可以說是一無美感，一無知識者所設計的亭子。如果給工匠們自己隨意去設計，也許比這樣的式子更會好些。

所謂公園者，所謂亭子者不過如此！然而這是我們中國人在莫干山所建築的唯一的公共場所。

虧得地勢占得還不壞。立在亭畔，四面可眺望得很遠。莫干山的諸峯，在此一一可以指點得出來，山下一畦一畦的田，如綠的繡氈一樣，一層一層，由高而低，非常的有秩序。足下的崗巒，或起或伏，或趨或

塔山公園

聳，歷歷可指，有如在看一幅地勢實型圖。

太陽已經漸漸的向西沈下，我們當風而立，略略的有些寒意。那邊有烏雲起了，山與田都爲一層陰影所蔽，隱隱的似聞見一陣一陣的細密的雨聲。

『雨也許要移到這邊來了，我們走吧。』

這是第一次的到塔山。

第二次去是在一個絕早的早晨，人是獨自一個。

在山上，我們幾乎天天看太陽由東方出來。倚在滴翠軒廊前的紅欄干上，向東望着，我們便可以看到一道強光四射的金線，四面都是斑斕的彩雲托着，在那最遠的東方。漸漸的，雲漸融消了，血紅的血

紅的太陽露出了一角，而樓前便有了太陽光。不到一刻，而朝陽已全個的出現於地平線上了，比平常大，比平常紅，却是柔和的，新鮮的，不刺目的。對着了這個朝陽而深深的呼吸着，真要覺得生命是在進展，真要覺得活力是已重生。滿腔的朝氣，滿腔的希望，滿腔的愉意，滿腔的躍躍欲試的工作力！

怪不得晨鳥是要那樣的對着朝陽宛轉的歌唱着。

常常的在廊前這樣的看日出。常常的移了椅子在陽光中，全個身子都浸沒在牠的新光中。

也許到塔山那個最高峯去看日出，更要好呢。泰山之觀日出不是一個最動人的景色麼？

## 塔山公園

一天，絕早，天色還黑着，我便起身，胡亂的洗漱了一下，立刻起程到塔山。天剛剛有些亮，可以看見路。半個行人也沒有遇見。一路上急急的走着，屢次的回頭看，看太陽已否升起。山後却是陰沈沈的。到了登上了塔山公園的長而多級的石階時，才看見山頭已有金黃色，東方是已經亮晶晶的了。

風虎虎的吹着，似乎要從背後把你推送上山去。愈走得高風愈大，真有些覺得冷慄，雖然是在六月，且穿上了夾衣。

飛快的飛快的上山，到了絕頂時，立刻轉身向東望着，太陽却已經出來了，圓圓的紅血的一個，與在廊前所見的一模一樣，眼界並不見得因更高而有所不同。

在金黃的柔光中浸溶了許久許久才回去，到家還不過八時。

第三次，又到了塔山，是和心南先生全家去的，居然用到了水門汀的椅桌，舉行了一次野餐會。離第一次到時，只有半個月，這裏彷彿因工程已竣之故，到的人突多起來。空地上垃圾很不少，也無人去掃除。每個人下山時都帶了不少隻蒼蠅在衣上帽上回去。沿路費了不少驅逐的工夫。

## 蟬與紡織娘

你如果有福氣獨自坐在窩內，靜悄悄的沒一個人來打擾你，一點鐘，兩點鐘的過去，嘴裏銜着一支煙，躺在沙發上慢慢的噴着煙雲，看牠一白圈一白圈的升上，那末在這靜境之內，你便可以聽到那牆角階前的鳴蟲的奏樂。

那鳴蟲的作響，真不是凡響；如果你曾聽見過曼杜令的低奏，你

會聽見過一支洞簫在月下湖上獨吹着；你會聽見過紅樓的重幔中透漏出的絃管聲，你會聽見過流水淙淙的由溪石間流過，或你會倚在山閣上聽着颯颯的松風在足下拂過，那末，你便可以把那如何清幽的鳴蟲之叫聲想像到一二了。

蟲之樂隊，因季候的關係而頗有不同，夏天與秋令的蟲聲，便是截然的兩樣。蟬之聲是高曠的，享樂的，帶着自己滿足之意的；牠高高的棲在梧桐樹或竹枝上，迎風而唱，那是生之歌，生之盛年之歌，那是結婚曲，那是中世紀武士美人的大宴時的行吟詩人之歌。無論聽了那噤——噤——的曼長聲，或噤格——噤格——的較短聲，都可同樣的受到一種輕快的美感。秋蟲的鳴聲最複雜。但無論紡織娘的喑

嘎，蟋蟀的唧唧，金鈴子之叮令，還有無數無數不可名狀的秋蟲之鳴聲，其音調之淒抑卻都是一樣的；他們唱的是秋之歌，是暮年之歌，是雍露之曲。他們的歌聲，是如秋風之掃落葉，怨婦之奏琵琶，孤峭而幽奇，清遠而淒迷，低徊而愁腸百結。你如果是一個孤客，獨宿於荒郊逆旅，一盞熒熒的油燈，對着一張板床，一張木桌，一二張硬板凳，再一聽見四壁唧唧知知的蟲聲間作，那你今夜便不用再想穩穩的安睡了，什麼愁情，鄉思，以及人生之悲感，都會一串一串的從根兒勾引起來，在你心上翻來覆去，如白老鼠在戲籠中走輪盤一般，一上去便不用想下來憩息。如果你不是一個客人，你有家庭，你有很好的太太，你並沒有什麼閒愁胡想，那末，在你太太已睡之後，你想在書房中靜靜的

寫些東西時，這唧唧的秋蟲之聲卻也會無端的竄入你的心裏，翻掘起你向不會有過的一種淒感呢。如果那一夜是一個月夜，天井裏統是銀白色，枯禿的樹影，一根一條的很清朗的印在地上，那末你的感觸將更深了。那也許就是所謂悲秋。

秋蟲之聲，大都在蟬之夏曲已告終之後出現，那正與氣候之寒暖相應。但我却有一次奇異的經驗；在無數的紡織娘之鳴聲已來了之後，却又聽得滿耳的蟬聲。我想我們的讀者中有這種經驗的人是必不多的。

我在山中，每天聽見的只有蟬聲，鳥聲還比不上。那時天氣是很熱，即在山上，也覺得並不涼爽。正午的時候，躺在廊前的籐榻上，要求

一點的涼風，却見滿山的竹樹梢頭，一動也不動，看看足底下的花草，也都靜靜的站着，如老僧入了定似的。風扇之類既得不到，只好不斷的用手巾來拭汗，不斷的在搖揮那紙扇了。在這時候，往往有幾縷的蟬聲在檻外鳴奏着。閉了目，靜靜的聽了他們在忽高忽低，忽斷忽續，此唱彼和，彷彿是一大陣絕清幽的樂陣在那裏奏着絕清幽的曲子，炎熱似乎也減少了，然後，朦朧的朦朧的睡去了，什麼都不覺得。良久，良久，清夢醒來時，却又是滿耳的蟬聲。山中的蟬真多！絕早的清晨，老媽子們和小孩子們常去抱着竹幹亂搖一陣，而一隻二隻的蟬便要跟隨了朝露而落到地上了。每一個早晨，在我們滴翠軒的左近，至少是百隻以上之蟬是這樣的被捉。但蟬聲却並不減少。

常常的，一隻蟬兩隻蟬，噉的一聲，飛入房內，如平時我們所見的青油蟲及燈蛾之飛入一樣。這也是必定被人所捉的。有一天，見有什麼東西在檻外倒水的鉛斗中咯篤咯篤的作響，俯身到檻外一看，却又是一隻蟬，這當然又是一個俘虜了。還有好幾次，在山脊上走時，忽見矮林叢中有什麼東西在動，撥開林叢一看，却也是一隻蟬。牠是被竹枝竹葉擋阻住了不能飛去。我把牠拾在手中。同行的心南先生說，『這有什麼稀奇，放走了牠吧。要多少還怕沒有！』我便順手把牠向風中一送，牠悠悠揚揚的飛去很遠很遠，漸漸的不見了。我想不到這隻蟬就是剛才在地上拾了來的那一隻！

初到時，頗想把牠們捉幾個寄到上海去送送人。有一次，便託了

老媽子去捉。她在第二天一早果然捉了五六隻來放在一個大香煙紙盒中，不料給依真一見，她却吵着，帶強迫的要去。我又託那個老媽子去捉。第二天，又捉了四五隻來。依真的紙盒中却只賸下兩隻活的，其餘的都死了。到了晚上，我的幾隻也死了一半。因此，寄到上海的計劃遂根本的打消了。從此以後，便也不再託人去捉，自己偶然捉來的，也都隨手的放去了。那樣不經久的東西，留下了牠幹什麼用！不過孩子們却還熱心的去捉。依真每天要捉至少三隻以上用細繩子縛在鐵杆上。有一次，曾有一隻蟬居然帶了紅繩子逃去了；很長的一根紅繩子，拖在牠後面，在風中飄蕩着，很有趣味。

半個月過去了；有的時候，似乎蟬聲略少，第二天却又多了起來。

雖然是噤——噤——的不息的鳴着，却並不覺喧擾；所以大家都不討厭牠們。我却特別的愛聽牠們的歌唱，那樣的高曠清遠的調子，在什麼音樂會中可以聽得到！所以我每以蟬聲將絕爲慮，時時的干涉孩子們的捕捉。

到了一夜，狂風大作，雨點如從水龍頭上噴出似的，向檻內廊上傾倒。第二天還不放晴。再過一天，晴了，天氣却很涼，蟬聲乃不再聽見了！全山上在鳴唱着的却換了一種喑嘎——喑嘎——的急促而淒楚的調子，那是紡織娘。

『秋天到了，』我這樣的說着，頗動了歸心。  
再一天，紡織娘還是喑嘎喑嘎的唱着。

然而，第三天早晨，當太陽晒得滿山時，蟬聲却又聽見了！且很少。我初聽不信；噤——噤——噤格——噤格——那確是蟬聲！紡織娘之聲却又潛蹤了。

蟬回來了，跟牠回來的是炎夏。從箱中取出的棉衣又復放入箱中。下山之計遂又打消了。

誰曾於聽了紡織娘歌聲之後再聽見蟬的夏曲呢？這是我的一個有趣的經驗。

十一月八日夜補記

## 苦鴉子

烏鴉是那末黑醜的鳥，一到旁晚，便成羣結陣的飛於空中，或三兩隻棲於樹下，苦呀！苦呀！的叫着，更使人起了一種厭惡的情緒。雖然中國許多抒情詩的文句，每每的把鴉美化了，如『寒鴉數點』『暮鴉棲未定』之類，讀來未嘗不覺其美，等到一聽見其聲，思想的美感卻完全消失了，心上所有的只是厭惡。

在山中也與在城市中一樣，免不了鴉的打擾。太陽的淡金色光線，弱了，柔和了，暮靄漸漸的朦朧的如輕紗似的幔罩於崗巒之腰，田野之上，西方是血紅的一個大圓盤懸在地平上，四邊是金彩斑斕的雲霞，點染在半天；工作之後，躺在籐榻上，有意無意的領略着這晚霞天氣的圖畫。經過了這樣靜謐的生活的，準保他一輩子不會忘了，至少是要在城市的狹室中不時想起的。不幸這恬靜可愛的山中的黃昏，却往往爲苦呀！苦呀！的鴉聲所亂。

有一天，晚餐吃得特別的早；幾個老婆子趁着太陽光未下山，把廚房中盆碗等物都收拾好了，便也上樓靠在紅欄杆上閒談。

『苦呀！苦呀！』幾隻烏鴉棲在對面一株大樹上，正朝着我們此

唱彼和的歌叫着。

『苦鴉子！我們鄉下人總說她是嫂嫂變的。』湯媽說。

江媽接着道：『我們那裏也有這話。婆婆很凶，姑娘又會挑嘴，弄得嫂嫂常常受婆婆的氣，還常常的打她，男人又一年間沒有幾時在家。有一次，她把米飯從後門給了些叫化的；她姑娘看見了，馬上去告訴她的娘。還挑撥的說：「嫂嫂常常把飯給人家。」於是婆婆生了大氣，用後門的門鬥，沒頭沒腦的打了她一頓，她渾身是傷。氣不過，就去投河。却爲鄰居看見了救起，把她濕淋淋的送回家。她婆婆姑娘還罵她假死嚇詐人。當夜，她又用衣帶把自己吊死在床前了。過了幾個月，她男人回家，他的娘卻淡淡的說，她得病死了。但她的靈魂卻變了烏

鴉，天天在屋前樹上苦呀！苦呀！的叫著。」

『做人家媳婦實在不容易。』江媽接著說，『像我們那裏媳婦吃苦的真不少！』

湯媽說，『可不是！前半年在少爺家裏用的葉媽還不是苦到無處說！一天到底打水，燒飯，劈柴，種田，摘豆子，她婆婆還常常的噤哩咕嚕罵她。碰到丈夫好些的，也還好，有地方說說。她的丈夫卻又是牛癖氣，好賭。輸了，總拿她來出氣，打得呀，渾身是傷！有一次，她給我看。一身的青腫，半個月一個月還不會退。好容易來幫人家，雖然勞碌些，比在家裏總算是好得多了。一月三塊半工錢，一個也不能少，都要寄回家。她丈夫還時時來找她要錢！她說起來常哭！上一次，她不是辭了回家

麼？那是她丈夫爲了賭錢的事，被人家打傷了，一定要她回去伏侍。這一向都沒有信來，問她鄉裏人也不知道。這一年半總不見得會出來了。」

江媽道：『湯奶奶你是好福氣！說是童養媳，婆婆待你比自己的女兒還好。男人又肯幹，家裏積的錢不少了，去年不是又買了幾畝田麼？你真可以回去享福了，湯奶奶！』

『那裏的話！我們那裏說得上享福兩個字！我們的婆婆待我可真不差，比自己的姆媽還好！』

這時，一聲不響的劉媽插嘴道：『湯奶奶待她婆婆也真是好；自己的娘病，還不大掛心，聽說她婆婆有什麼難過，就一定要回去看看

的了！上次她婆婆還託人帶了大棉襖給她，真是疼她！

湯媽指着劉媽向江媽道：『她真可憐！人是真好，只可惜有些太老實，常給人欺負。她出來幫人家也是沒法的。她家裏不是少喫的，穿的，只是她婆婆太利害了，不是打，就是罵，沒有一天有好日子過。自從她男人死了，婆婆更恨她入骨，說她是剋夫。她到外邊來，賽如在天堂上！』

劉媽一聲不響的聽着她在談自己的身世。欄杆外面烏鴉還是一聲聲苦呀！苦呀！在叫着，夜色已經成了深灰色了。

『劉媽，天黑了，怎麼還不點燈？天天做的事都會忘了麼！』她主婦的聲音，嚴厲的由後房傳出。

『噢，來了，』劉媽連忙的答應，慌慌張張的到後面去了。

『真作孽，像她這樣的人，到處要給人欺負。』

江媽說。『還好她是個呆子，看她一天到晚總是嬉嬉的笑臉。』

『不，』湯媽說，『別看她呆頭呆腦的；她和我談起來，時時的落淚呢。有一次，給她主婦大罵了一頓以後，她便跑到自己房裏痛哭。到了夜裏，我睡時，還聽見她在嗚咽的抽氣！』

想不到劉媽是這樣的一個人！自到山中來後，我們每以她爲樂天的痴呆人，往往的拿她來取笑，她也從沒有發怒過，誰曉得她原是這樣的一個『苦鴉子！』

這時，黑夜已經籠罩了一切。江媽說，『我也要去點燈了。』

苦 鴉 子

『苦呀，苦呀！』的烏鴉已經靜止，大約他們是棲定在巢中了。

十一月十二夜追記

## 不速之客

這裏離上海雖然不過一天的路程，但我們却以為上海是遠了，很遠了；每日不再聽見隆隆的機器聲，不再有一堆一堆的稿子待閱，不再有一束一束來往的信件。這裏有的是白雲，是竹林，是青山，如果鎖日的靠在紅欄杆上，看看山，看看田野，看看書，那末，便可以完全與外面的世界隔絕。偶然的聽着鳥聲，噤格的噤着，或一隻兩隻小

鳥，如疾矢似的飛過檻外，或三五叢蟬聲曼長的和唱着，却更足以顯出山中的靜謐與心中的靜謐來。

然而我們每天却有兩次或三次是要與上海及外面的世界接觸的，一次便是早晨八時左右郵差的降臨，那是照例總有幾封信及一束日報遞來的。如果今天郵差遲了一點來，或沒有信件，我們心裏便有些不安逸。

『我有信沒有？』一見藍衣人的急步噔噔的上了樓，便這樣的問；有時在路上遇見了，那時時間是更早，也便以這同樣的問題問他。

他跑得滿頭是汗，從郵袋中取了信件日報出來，便又匆匆的轉

身下樓了。我到了山中不到三天，已與這個郵差熟悉。因為每次送這一帶地方郵件的總是他。據他說，今年上山的人不到三百。因為熟悉了，在中途向他索信時，他當然不會不給的。

再一次是下午一時左右；那時帶了外面的消息來的，又是郵差，且又是同樣的那一個郵差；不過這一次是靠不住的，有時來，有時不來。

最後一次是夜間九十時左右，那時是上海或杭州的旅客由山下坐了轎子來的時候。因為滴翠軒的一部分是旅館，所以常常有旅客來。我的房間隔壁，有兩間空房，後面也有一間，這幾個房間的住客是常常更換的。有時是官僚，有時是軍人，有時是教育家，有時是學生，

——我還曾在茶房掃除房間時，見到一封住客棄掉的訴說大學生生活的苦悶的信——有時是商人；有時是單身；有時是帶了女眷。雖然我是不大同他們攀談的，但見了他們的各式各樣的臉，各式各樣的舉動，也頗有趣。不過他們來時，往往我們已經睡了。第二天一清晨，便聽見老媽子們紛紛傳說來的是什麼樣的人。有時，坐談得遲了，便也看見他們的上山。大約每一二夜總有一批人來。一見轎夫挑夫的喧語，呼喚茶房的聲音，樓梯上雜亂匆促的足步聲，便知山客是又多了一個了。有時，坐在廊前，也看見對山有燈火熒熒的移動。老媽子們便道：『又有人上山了。』劉媽道：『一個，兩個，還有一個，媽媽呀，轎子多着呢！今天來的人真不少呀！』這些人當然不是到滴翠軒來的，因

爲到滴翠軒是走老路近，而對山却是新路，轎夫們向來不走的。走新路的，都是到嶺上各處別墅上去的。

第一次第二次的外面消息，是我們所最盼望的，因爲載來的是與我們有關的消息。尤其熱忱的來候着的是我。因爲，箴沒有和我同來，我幾次寫信去，總催她快些上山來。上海太熱，是其一因，還有……

別離，那真不是輕易說的。如果你偶然孤身作客在外，如果你不是怕見你那母夜叉似的妻，如果你沒有在外眷戀了別一個女郎，你必定會時時的想到家中的她，必定會有一種說不出的離情別緒縈掛在心頭的，必定會時時的因事，因了極小極小的事，而感到一種思鄉或思家之情懷的。那是每個人都是這個樣子的，無庸其諱言。卽

使她和她向來並不怎麼和睦，常常要口角幾聲，隔了幾天，且要大鬧一次的，然而到了別離之後，你却在心頭翻騰着對於她的好感。別離使你忘了她的壞處。而只想到了她，特別是她的好處。也許你們一見面，仍然再要口角，再要拍桌子，摔東西的大鬧，然而這時却有一根極堅固極大的無形的情線把你和她牽住，要使你們互相接近。你到了快歸家時，你心裏必定是『歸心如箭』，你到了有機會時，必定要立刻的接了她出來同住。有幾個朋友，在外面當教員的，一到暑假，經過上海回家時，必定是極匆忙的回去，多留一天也不肯。『他是急於要想和他夫人見面呢，』大家都嘲笑似的談着。那不必笑，換了你，也是要如此的。

這也無庸諱言，我在這裏，當然的，時時要想念到她。我寫了好幾封信給她，去邀她來。『如果路上沒有伴，可叫江媽同來。』但她回了信，都說不能來。我們大約每天總有一封信來往，有時有兩封信，然而寫了信，讀了信，却更引起了離別之感。偶然她有一天沒有信來，那當然是要整天的不安逸的。

『鐸，你不在，我怎麼都不舒服，常常的無端生氣，還哭了幾次呢。你什麼時候才能回來呢？』這是她在我走了第二日寫來的信。

悽然的離情，瀰漫了全個心頭，眼眶中似乎有些潮潤，良久，良久，還覺得不大舒適。

聽心南先生說，有兩位女同事寫信告訴他，要到山上來住。那是

很好的機會，可以與箴結伴同行的。我興匆匆的寫了信去約她。但她們却終於沒有成行，當然她也不來了。我每天匆匆的工作着，預備早幾天把要做的工做完。她既不能來，還是我早些回去吧。

有一次，我寫信叫她寄了些我愛吃的東西來。她回信道：『明後天有兩位你所想不到的人上山來，我當把那些東西託他們帶上。』

這兩位我所想不到的人是誰呢？執了信沈吟了許久，還猜不出。也許是那兩位女同事也要來了？也許是別的親友們吧？我也曾寫信去約聖陶，予同他們來遊玩幾天，也許竟是他們吧？

一天過去了，兩天過去了，這兩位還沒有到，我幾乎要淡忘了這事。

第三夜，十點鐘的左右，我已經脫了衣，躺在床上看書。倦意漸漸迫上眼睫，正要吹滅了油燈，樓梯上突然有一陣匆促的雜亂的足步聲；這足步到了房門口，停止了。是茶房的聲音叫道：

『鄭先生睡了沒有？樓下有兩位女客要找你。』

『是找我麼？』

『她說是要找你。』

我心頭撲撲的跳着。女客？那兩位女同事竟來了麼？匆匆的穿上了睡衣，黑漆漆的摸到樓梯邊，却看不出站在門外的是誰。

『鐸，你想得到是我來了麼？』這是箴的聲音，她由轎夫執的燈籠光中先看見了我。『是江媽伴了我來的。』

不速之客

這真是一位完全想不到的不速之客！

在山中，我的情緒沒有比這一時更激動得利害的了。

十五，十一，二十八夜追記

## 山 市

未至滴翠軒時，聽說那個地方占着山的中腰，是上下山必由之路，重要的商店都開設在那裏。第二天清晨到樓下觀望時，却很清靜，不像市場的樣子。樓下只有三間鋪子。商務書館是最大，此外還有一家出賣棉織衣服店，一家五金店。東邊是下山之路，一面是山壁，一面是竹林；底下是鐵路飯店。『這裏下去要到三橋埠才有市集呢，』茶

房告訴我說。西邊上去，竹蔭密密的遮蓋在小路上，景物很不壞——後來我會時時到這條路上散步，——但也不見有商店的影子。茶房說，由此上去，有好幾家鋪子，最大的元泰也在那裏。我和心南先生沿了這條路走去，不到三四百餘步，果然見幾家竹器店，水菓店，再過去是上海銀行，元泰食物店及三五家牛肉莊，花邊店，竹器店，如此而已。那就是所謂山市。但心南先生說，後山還有一個大市場，老媽子天天都到那裏去買菜。

滴翠軒的樓廊，是最可讚許的地方，又闊又敞，眼界又遠，是全座『軒』最好的所在。

一家竹器店正在編做竹的躺椅。『應該有一張躺椅放在廊前

躺躺才好，』我這樣想，便對這店的老板說，『這張躺椅賣不賣？』

『這是外國人定做的，您要，再替您做一張好了，三天就有。』

『照這樣子，』我把身體躺在這將成的椅上試了一試，說：『還要長了二三吋。價錢要多少？』

『替外國人做，自然要貴些，這一張是四塊錢，但您如果要，可以照本給您做。只要三塊八角，不能再少。』

我望望心南先生，要他還價，因為這間鋪子他曾買過幾樣東西，算是老主顧了。

『三塊錢，我看可以做了，』心南先生說。

『不能，先生，實在不夠本。』

山 市  
子。

『那末，三塊四角錢吧，不做隨便你，』我一邊走，一邊說。

『好了，好了，替您做一張就是。』

『三天以後，一定要有，尺寸不能短少，一定要比這張長三吋。』

『一定，一定，我們這裏不會錯的，說一句是一句。請先付定洋。』

我付了定洋，走了。

第二天去看，他們還沒有動手做。

『怎麼不做，來得及麼？大後天一定要的，因為等要用。』

『有的，一定有的，請您放心。』

第三天早晨，到山上去，走過門前，順便去看看，他們才在紮竹架

『明天椅子有沒有一定要送去的？』

『這兩天生意太忙，對不起。後天給你送去吧。今天動手做，無論如何，明天不會好的。』

再過一天，見他們還沒有把椅子送來，又跑去看。大體是已經做好了。老板說，『下午一定有，隨即給你送來。』

躺在椅上試了一試，似乎不對，比前次的一張還要短。

『怎麼更短了？』

『沒有，先生，已經特別放長了。』

前次定做的那張椅子還掛在牆角，沒有取去。

『把那張拿下來比比看。』我說。

有。

這一次才沒有偷減了尺寸。

一比，果然反短了二吋。不由人不生氣！山裏做賣買的人總以為比都市裏會老實些，不料這種推測却完全錯誤！

『我不要了，說話怎麼不作準？說好放長三吋的，怎麼反短了二吋！』

『先生，沒有短，是放長的因為樣子不同，前面靠腳處把您編得短些，所以您覺得牠短了。』

『明明是短！』我用了尺去量後說。

爭執了半天，結果是量好了尺寸，叫他們再做一隻。兩天後一定

每次到山脊上散步時。總覺得山後田間的景色很不壞。有一天絕早。天色還沒有發亮，便起了床，自己預備洗臉水。到了一切都收拾好時，天色剛剛有些淡灰色。於是獨自一人的便動身了。到了山脊，再往下走時，太陽已如大血盤似的出現於東方。山後有一個小市場，幾家茶館飯舖，幾家米店，兼售青菜及鷄。還有一家肉店。集旁是一小隊保安隊的駐所，情況很寂寥，並不熱鬧。心南先生所說的市集，難道就是這裏麼？我有些懷疑。

由這市集再往下走，沿途風物很秀美。滿山都是竹林，間有流泉淙淙的作響。有一座小橋，駕於溪上，幾個村姑在溪潭旁搥洗衣服。在都可入畫。只是路途漸漸的峻峭了，毀壞了，有時且尋不出途徑，一

路都是亂石。走了半個鐘頭，還沒有到山脚。頭上汗珠津津的滲出。太陽光在這邊却還沒有，因為是山陰。沿路一個人也沒有遇到。良久，才見下面有一個穿藍布衣的人向上走。到了臨近，見他手執一個醬油瓶，知道是到市集去的。

『這裏到山脚下還有多少路？』

他以懷疑的眼光望着我，答道：『遠呢，遠呢，還有三五里路呢。你到那邊有什麼事？』

『不過游玩游玩而已。』

『山路不好走呢。一路上都是石子，且又高峻。』

我不理他，繼續的走下去，不到半里路，却到了一個村落，且路途

並不壞，較上面的一段平坦多了。不知這個人爲什麼要說謊。一條溪水安舒的在平地上流着，紅冠的白鵝安舒的在水面上游着。一羣孩子立在水中拍水爲戲，嬉嬉哈哈的大笑大叫，母親們正在水邊洗菜蔬。屋上的烟囪中，升出一縷縷的炊烟。

一隻村犬見了生人，汪汪的大叫起來，四面的犬應聲而吠，這安靜的農村，立刻充滿了緊張的恐怖氣象。孩子們和母親們都停了遊戲，停了工作，詫異的望着我。幾隻犬追逐在後面吠叫。虧得我有一根司的克護身，才能把他們嚇跑了。他們只遠遠的追吠，不敢走近來。山行真不能不帶司的克，一面可以爲行山之助，一面又可以防身，走到草莽叢雜時，可以撥開打蛇蟲之類，同時還可以嚇嚇犬！

沿了溪邊走下去，一路都是水田，用竹桿搭了一座瓜架，就架在水面上；滿架都是黃色的花，也已有幾個早結的綠皮的瓜。那樣有趣而可愛的瓜架，我從不曾見過。再下面是一個深潭，綠色的水，瑩靜的停儲在那裏。我靜靜的立着，可以照見自己的面貌。高山如翠綠屏風似的圍繞於三面。靜悄悄的一點人聲鳥聲都沒有。能在那裏靜立一二個鐘頭，那真是一種清福。但偶一抬頭，却見太陽光已經照在山腰了。

一看錶，已經七點，不能不回去了。再經過那個村落時，犬和人却都已進屋去，不再看見。到了市集，却忘了上山脊的路，去問保安隊，他們却說不知。保安隊會不知駐在地的路徑，那真有些奇聞！我不再問

他們，自己試了幾次，終於到達了山脊，由那裏到家，便是熟路了。

回家後，問問心南先生，他們說的大市集原來果是那裏。山市竟是如此的寂寥的，那是我初想不到的。山中人原却並不比都市中人樸無欺詐，那也是我初想不到的。

十五，十一，二十八夜追記

民國十六年一月初版發行  
民國廿二年四月四版發行

山中雜記

實價大洋三角

(外埠價不折不扣  
加寄費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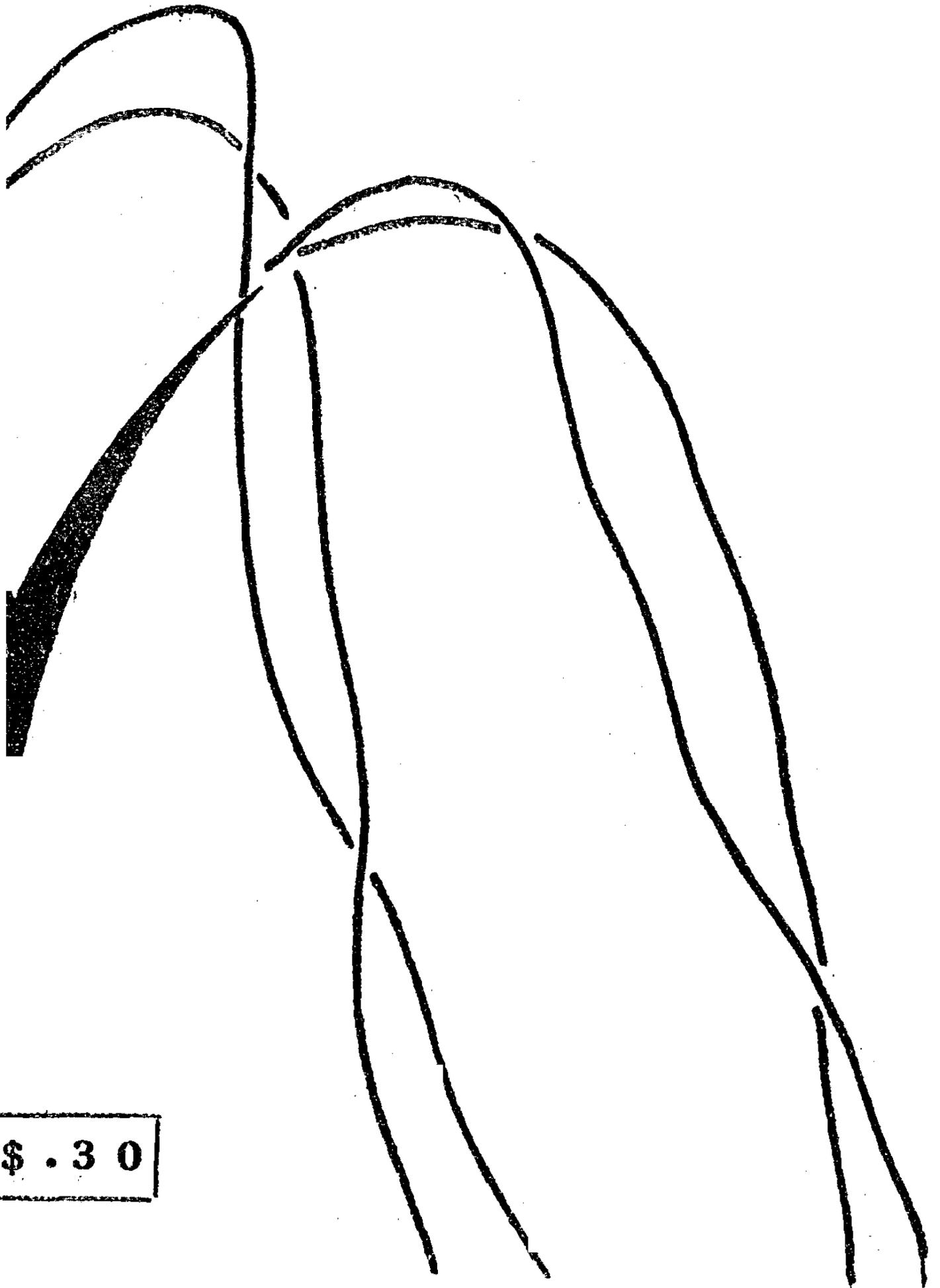
著者 鄭振鐸  
行著者 杜海生  
印刷者 美成印刷公司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八五號 開明書店發行所

分發行所 漢口中山路 開明書店分店

廣州惠愛東路  
北平楊梅竹斜街  
長沙南陽街

(散374)



\$ . 3 0